

魯迅與梁實秋 論戰文選

璧華編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文學批評辯 • 盧梭論女子教育
- 盧梭和胃口 • 文學和出汗
- 文學與革命 • 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 論魯迅先生的「硬譯」 • 所謂「文藝政策」者
-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 文藝的大衆化 • 答魯迅先生
- 「無產階級文學」 • 「普羅文學」一斑
- 造謠的藝術 • 「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
-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 「好政府主義」
- 「資本家的走狗」 • 魯迅與牛
-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魯迅與梁實秋 論戰文選

璧華編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版權所有 ·

書名：魯迅與梁實秋論戰文選

編者：壁 華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五一二八三六七一

印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價：港 幣 十 元

再版：一九八二年三月





導言

距今五十年前，魯迅和梁實秋曾經進行過一場針鋒相對的文藝論戰，喜歡中國文藝或關心中國文壇的人，大概對這場論戰會有深刻的印象。雖然這是半世紀以前的往事，但人們並不會因此而減少興趣，這可以從梁實秋去台灣後寫的「關於魯迅」（收在「文學因緣」中）一文的幾句話裏看出。他說：「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爲什麼他們要我寫呢？動機大概不外幾點……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於是有人願意我以當事人的身份再出來說幾句話。」

本來以當事人身份來談這件事是最好不過的了，可是往往當局者迷，要完全做到客觀是非常困難的，也許梁實秋已經盡自己的努力去做了，但仍然做不到，那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梁實秋說：「關於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其一是陳西滢）」，這是由衷之言。在這種情況下，把他們當時論戰的文字，擇其有代表性的彙爲一輯，讓讀者在細心閱讀之後，自己做出客觀的判斷，應該是一項頗有意義的工作了。

一 選目與內容編排

在這個集子裏，輯錄了魯迅和梁實秋論戰的文章共二十三篇，其中魯迅的十篇，梁實秋的十三篇，另外附錄了和這場論戰關係非常密切，而且在新文學運動史上經常提及的「新月刊」發刊詞——「新月的態度」，據說這是詩人徐志摩的手筆。

魯迅的文章都已收到他的全集裏了，容易找到，讀者可能比較熟悉；梁實秋的文章，在我們所選的十三篇中，除了「文藝批評辯」是選自「浪漫的與古典的」，「文藝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所謂『文藝政策』者」選自「偏見集」，其餘七篇有六篇是直接選自一九二八年三月創刊的「新月月刊」第一、二、三卷；另外一篇「盧梭論女子教育」則是直接選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復旦旬刊」創刊號，對於讀者來說，這些文章可能是比較陌生的。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這是揭開魯、梁筆戰序幕的一篇不可不讀的文章，不論從研究魯迅梁實秋論戰實質的角度，或是從研究他們二位思想發展過程的角度來看，都是這樣。可惜它自從第一次在一九二七年發表以來，一直未再露過面，最有可能看到這篇文章的集子是梁實秋在一九三四年所輯的「偏見集」但竟也沒有收進去。在最近

梁氏輯成的許多本集子，包括「自選集」裏，這篇文章都付闕如。因此大部分文學史家在研究魯、梁論戰時，只能從魯迅批評此文的兩篇文章「盧騷和胃口」、「文學和出汗」所引的片斷原文中窺其全貌，這實在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有一本台灣出版的書裏，有一篇專論「梁實秋與新月及其思想主張」的文章，以及另外論到魯、梁論爭的文章中，提到它時，也只能引用魯迅的引文。這就使人覺得他在論述時空泛而不夠實著。爲了使大家能窺到該文的全貌，我確是費了不少心力，特別感謝朋友的幫助，終於得償所願。

在內容編排方面，有兩點需要申說：

這本集子把魯、梁論戰按內容編排成四組：①圍繞着「盧梭論女子教育」的論爭；②圍繞着「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論爭；③圍繞着「好政府主義」的論爭；④圍繞着「資本家的走狗」的論爭；這樣做是爲了使讀者能對所論爭的內容一目了然。

同時，在每一組中，我們又按時間順序，採取「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的編排方式——大致是梁氏的文章在先，魯迅的文章在後，讀者從此可以對當時的論爭有較深的印象，並可看到那個時代的刀光劍影。

由於魯、梁的文章是五十年前之作，其中牽連許多歷史事件；又涉及不少文藝理論問題；再加上魯迅的文章常用曲筆表達意見，意思比較隱晦，因此必須排除這方面的障礙，才能

讀懂它們。本書每篇文章後面所附的「說明」就是爲此而寫，其內容包括論文寫作和發表的年代，當時有關的歷史背景，文章所針對的問題，以及重點主旨，相信將有裨益於讀者。

二 論戰的性質和過程

爲了使讀者對這場論戰的內容、性質及其前因後果有一個輪廓的認識，有必要就這幾方面做一個概要的敘述。

我把這場論戰看成是兩個宗旨完全相反的文藝團體的兩種不同文藝觀的交鋒，而不是某些人所認爲的是一場個人恩怨的爭吵。例如有一本書在評述這個事件時說，因爲民國十四年女師大鬧學潮時，新月刊物「現代評論」上陳西滢曾罵過魯迅，梁實秋是新月的一份子，因此顯然就是受了池魚之殃。這種說法是完全不顧文學史事實之言，是無助於了解魯、梁論爭的實質的。事實是：這場論戰的主角雖然是魯迅和梁實秋，而捲進這漩渦的卻是一大批人，其時「新月社」的成員徐志摩、「創造社」的成員彭康、馮乃超，以及後來加入「語絲社」的韓侍桁等，都或幕前或幕後，實際地參戰了。這場論戰，就其實質來說它是以梁實秋爲代表的「新月派」和以魯迅爲首的普羅文藝派的論爭。它的導火線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梁氏在「復旦旬刊」創刊號發表的「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這篇文章反對盧梭的「德謨克拉西」

(英文Democracy民主的音譯)思想和平等的觀念。也宣揚了人性永久不變的人性論，引起了魯迅的反駁。

魯迅之所以爲文駁斥乃是因爲盧梭是近代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他不怕貴族僧侶的迫害，人們的責備，不斷宣揚民主和自由，反對君主制，而被托爾斯泰稱爲「十八世紀人類的良心」，他的思想對中國民衆擺脫封建主義的桎梏也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魯迅曾經發表過一篇「對於文學批評家的希望」一文，對「論衡派」吳宓用美國古典主義者白璧德的觀點批評托爾斯泰頗不以爲然。文中說：「獨有靠一兩本『西方』的批評論，或者撈一點頭腦板滯的先生的唾餘，或者仗着固有的什麼天經地義之類，也到文壇上來踐踏，我則以爲委實太濫用批評的權威。」梁氏最初服膺浪漫主義，赴美拜倒在白璧德門下，跟隨他不斷批評盧梭，批評五四以來文學中的浪漫傾向，並宣揚「人性論」，如那篇「中國文學的浪漫趨勢」與「文學批評辯」中所表明的那樣。

於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魯迅陸續寫出了「盧梭和胃口」與「文學和出汗」，一方面爲盧梭辯護，同時將梁氏的「盧梭論女子教育」和較早發表的「文學批評辯」連繫起來，對其中所宣揚的阿諾德（英國文藝批評家）與白璧德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提出質疑。魯、梁論戰的第一回合一直延續到二八年四月五日發表了「頭」，回答了梁氏三

月五日在申報發表的「關於盧梭」的反批評之時。在這期間，三月十日徐志摩代表新月社在「新月」月刊創刊號發表了「新月的態度」，對當時左翼文藝佔主導地位的文壇採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雖然採用的是含沙射影、旁敲側擊的方式，但也引起普羅文藝派人士（如創造社彭康等人）的強烈反應。到了六月份，梁氏在「新月」第一卷四期發表了「文學與革命」，並在「新月」第二卷六、七期二卷合刊（出版日期寫的是二九年九月，實際可能遲好幾個月）發表了「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文章不但直接「批評了普羅文學運動」也「批評了魯迅」，於是魯迅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以後，開始發表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好政府主義』以及『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進行論爭——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兩種文藝觀激烈論爭的充滿火藥味的有聲有色的高潮場面，就如此形成了。

關於這場論戰，梁實秋認為，這只是他個人的事。他是在孤軍作戰。在「憶新月」（收在「文學因緣」中）說：「我批評普羅文學運動，我也批評了魯迅，這些文字發表在新月上，但是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我並不代表新月。我是獨立作戰。新月的朋友並沒有一個人挺身出來支持我，新月雜誌上除了我寫的文字之外，沒有一篇文章接觸到普羅文學。」他的另一理由是：「新月一夥人，除了共同願意辦一個刊物之外，並沒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數，各有各的研究範圍，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職業技能。彼此不需

要標榜，更沒有依賴，辦刊物不爲謀（牟）利，更沒有別的用心，只是一時興之所至。『我們的態度』（按：即新月創刊詞「新月的態度」——編者）一文，是志摩的手筆，好像是包括了我們的共同信仰，但是也很籠統，只舉出了『健康』與『尊嚴』二義。」

面對這點，魯迅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說：「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也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裏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餘波。」

讀者可以把魯、梁二人的話語並結合歷史的事實，以及這本冊子裏的文章做出合乎邏輯的結論來。下面試試說說個人的看法。

魯迅說：「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餘波」，我認爲「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和「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實際上是「新月」創刊的「新月的態度」的「餘波」；在「新月的態度」裏，被認爲「妨害」和「折辱」新月派所追求的「健康」和「尊嚴」的原則，並爲之深惡痛絕的十三種「行業」（思想派別）中所指的功利派、攻擊派、偏激派、熱狂派、標語派、主義派等，影射的不就是普羅文學，

以及當時爭論得十分熱烈的革命的文學嗎？不過在這裏是泛指暗指，而到梁氏筆下，變成特指和明指罷了。梁氏在文章發端，就開門見山地表明，這篇「文學與革命」正是寫於「革命的文學」的呼聲高唱入雲的時候，從其內容來看，它正是和這呼聲大唱反調；而它的基調，則是和「新月的態度」一脈相承的，所以梁氏所謂的「孤軍作戰」和歷史事實是有距離的。

自然，當時所有的文學組織都是十分鬆散。以「文學研究會」為例，茅盾就曾說過：「就我所知，『文學研究會』是一個非常散漫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發起諸人，什麼『企圖』，什麼『野心』都沒有的；對於文藝的意見，大家也不一致——並且未嘗求其一致，如果有所謂一致的話，那亦無非是將文藝當作『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已經過去了』這基本態度。」茅盾在這裏所說的情況是有代表性的。它既說出了團體之間不一致之處，也說出了共同之處，而這團體就在這「求同存異」，不斷地調整之中存在下去，否則將難逃散伙的厄運。

這應該是常識吧！不論什麼團體，他們的成員大概只能在一個大宗旨方面，在某一段時間內取得一致（甚至連這一點也是相對的），過去和現在的無數事實都證實了這點。嚴密的政治組織都逃脫不了這個規律，鬆散的文藝團體更不消說了。不過不能否認這種一致，否則其成員又怎麼能抱成一團呢，天下事本來就是如此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啊。

因此，不論「新月派」內部有多少「各有各的」，但卻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共同的宗旨，共同的奮鬥目標——反對普羅文藝，追求以「健康」和「尊嚴」爲原則的文藝，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不然「新月社」從二三年生存到三十年代，而且「好像包括了我們的共同信仰」的新月發刊詞——「新月的態度」的發表就成爲不可理解的了。

以上的敘述的事實證明了我在文章開始時的說法：魯、梁的論戰是兩種宗旨完全相反的文藝團體的兩種文藝觀的交鋒。那麼，他們論戰的內容又是什麼呢？

三 梁實秋的文藝觀

魯、梁論戰的內容有好多方面，如文藝表現什麼？有什麼作用？爲誰而寫？爲什麼會長遠流傳？等等。但是爭論的核心是文藝批評中最引起爭論的問題——「人性論」，其他的爭論都環繞此軸心而轉動，並以此爲焦點散發出去。

以下是梁實秋的主要論點：

一、他認爲人與人之間有一種超階級的共同的人性：他說：「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雖然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們的人性是共同的，「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恐怖的情緒。」他還用反問的方式說道：「人生現象有許多方面都

是超階級的，例如戀愛（我說的是戀愛本身，不是戀愛的方式）的表現，可有階級的分別嗎？例如歌詠山水花草的美麗，可有階級的分別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二、他認為世上所有的東西都在不斷地轉動中，唯有人性是固定不變的。他說：「純正的人性，絕不如柏格森所謂之『不斷地流動』。人性根本是不變的。」（「文學批評辯」）不但如此，他更進一步說：「人性是不變的，情感是沒有新舊的，文學是永久性的。」（「文學的永久性」）

三、他認為文學就是表現這種亘古不變的人性，所以它能夠超越時空的限制，否則文學的生命既不能發揚，更不會久長，他說：「純正的人性乃是文學批評的唯一標準的人性的質素是普遍的，文學品味是固定的。所以偉大的文學作品能禁得起時代和地域的試驗。依里亞特在今天尚有人讀，莎士比亞的戲劇，到現在還有人演，因為普通的人性是一切偉大作品之基礎，無論其屬於什麼時代或什麼國土，完全可以在一個固定的標準之下衡量起來。」（「文學批評辯」）

四、他主張，因為文學表現的是這種永恆固定抽象的人性，所以他是超越生活，超越現實，超越時代社會的，他更否定了革命和文學的關係，否認革命文學的存在。他說：「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從人心深處流出來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學，文學難得的是

忠實——忠於人性；至於與當時的時代潮流發生怎樣的關係，是受時代影響，還是影響到時代，是與革命理論結合，還是爲傳統思想所拘束，滿不相干，對於文學的價值不發生關係，因爲人性是文學的唯一的標準。所以「革命的文學」這個名詞，縱然不必說是革命者的巧立名目，至少在文學的了解上是徒滋紛擾。」（「文學與革命」，可見梁氏的「人性論」是針對普羅文學的「階級性」「現實性」和「宣傳性」特別是針對其「革命性」的。

五、他反對文學爲無產階級大眾而作，認爲無產階級本身缺乏鑑賞的能力。他說：「鑑賞文學，不是像飲食男女等等根本的本能那樣，不是人人都有的一種能力。」（「文學與革命」）他還說：「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四 魯迅的文藝觀

對於梁實秋的這些論點，魯迅怎樣進行反駁的呢？在整個辯論過程中，魯迅都是抓住對方論點中的破綻，從側面加以敲擊。所以梁實秋說：「他（魯迅）避免正面辯論，他採用迂迴戰術，繞着圈子旁敲側擊，作人身攻擊，不過文章寫得好，遂贏得許多人欣賞。」（「憶新月」）

以下是魯迅對梁實秋論點的批駁內容：

一、關於人性的普遍性、共同性的問題，首先應該明確魯迅並一般地否認有所謂「人性」的存在，不過他否認抽象的人性，只承認有具體的人性。他說：「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由以上的引文中可以看到，魯迅並不否認人人具有「喜怒哀樂」的情性，問題在於不同的人，分屬於不同的階級，因而這個情性具有了迥異的內容。從這點出發，魯迅為無產階級文學辯護說：「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作無產文學。」

二、關於人性是千古不變的說法，魯迅從進化論的觀點予以反駁，他說：「類人猿、類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來的人……如果生物會進化，人性就不能永不變。不說類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氣，我們大概就很難猜得着的，則我們的脾氣，恐怕未來的人也未必會明白。要寫永久不變的人性，實在難哪。」（「文學和出汗」）話說得很諷諧，其涵意是，我們生